

外国历史小丛书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苏 拉 底



0011281

商 务 印 书 馆

张 树 栋



外国历史小丛书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

张 树 栋

商 务 印 书 馆

1986年·北京

责任编辑: 张振宝

封面设计: 范贻光

外国历史小丛书

GŬXĪLǎ ZHÙMÍNG ZHÉXUÉJIǎ SŪGÉLǎDĭ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

张 树 栋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728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3 千

印数 4,8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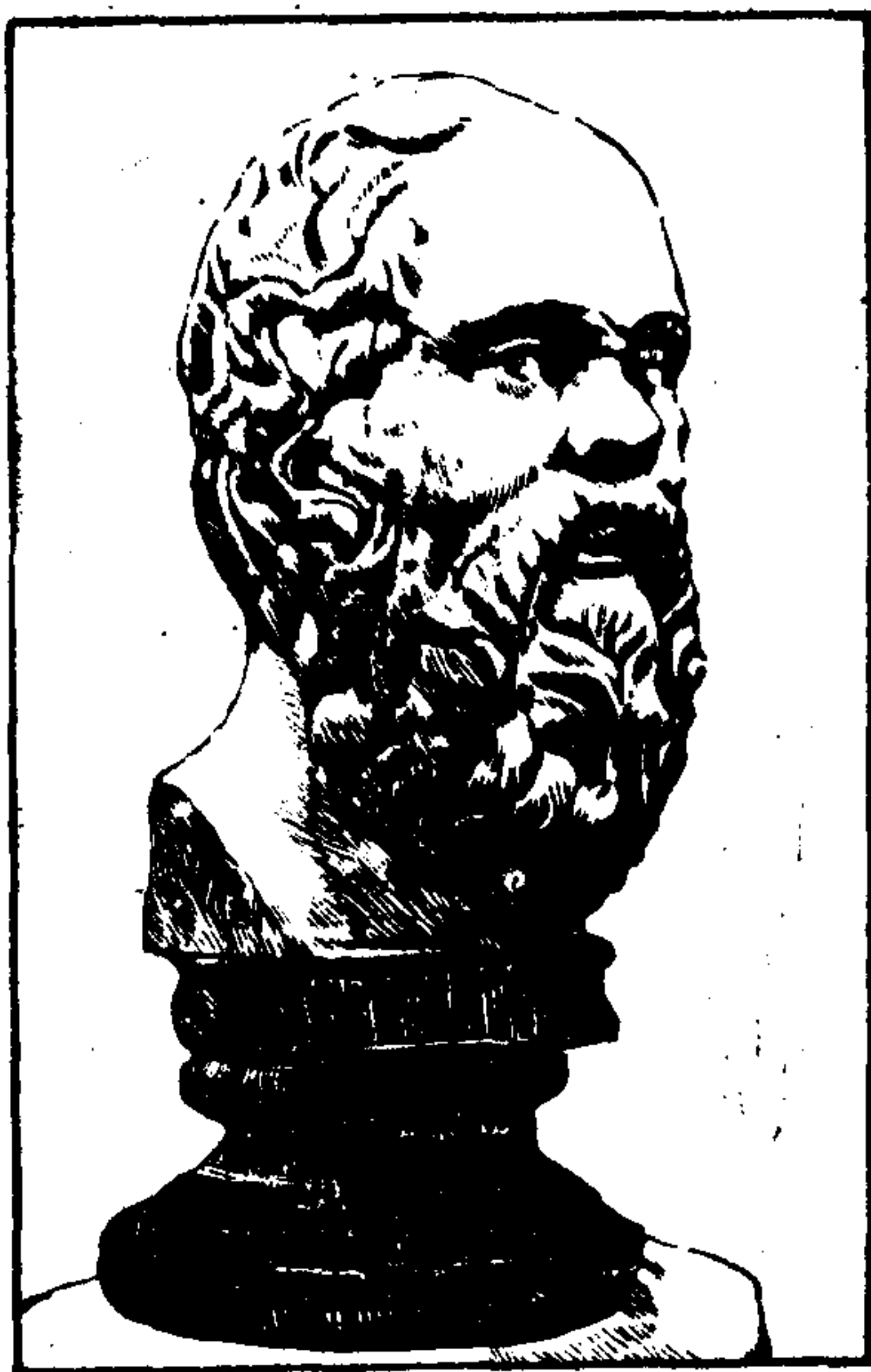
印张 1 1/2

定价: 0.21 元

目 录

一 苏格拉底其人.....	2
(一) 苏格拉底和珊蒂珀	2
(二) 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	3
(三) “神说错了”	7
(四) 坚持正义,谴责暴政	11
二 苏格拉底之死.....	17
(一) 在法庭上	17
(二) 在狱中	23
三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	30
(一) “知德合一说”	30
(二) “能者治国论”	33
(三) “苏格拉底方法”	35
四 苏格拉底的历史地位	40
(一) 伟大的爱国者	40
(二) 勇敢的改革家	43

人们常常说，苏格拉底是一位著名思想家。不过，这主要是后世的眼光。他在世的时候，并不是什么显赫的大人物，也没有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他所以能够跻身于世界名人之列，仅仅因为他是一个热爱祖国、心灵纯洁、渴求知识、刚直不阿、很有个性的普通公民。这样的品德，在罪恶的奴隶制社会没有得



苏格拉底像

到应有的尊重，却把他引向死亡之路。因为在他的晚年，希腊城邦制度发生危机，民主政治已经日趋腐败了。公元前 399 年，他以反对民主政治、败坏青年等罪名被处死刑，总共在人间度过了七十个春秋。

一 苏格拉底其人

(一) 苏格拉底和珊蒂珀

公元前 469 年，苏格拉底出生在雅典附近的阿洛佩凯村。他的父亲索佛罗尼斯科是一位石匠和雕刻匠，属于古老的戴达里德氏族的后裔，这个名称来自神话中的能工巧匠戴达鲁斯；母亲法伊纳列特是接生婆，曾经和前夫生下一子，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同母异父兄弟帕特罗克勒斯。苏格拉底的原配夫人，我们不知是谁，只知道他在晚年的时候，娶了一位名叫珊蒂珀的妻子。据说她脾气暴躁，动辄大发雷霆。苏格拉底却能把丈夫的权威抛在一边，用谦和冷静的态度相待。他所以这样做，据说是想用“以柔克刚”的办法来改变妻子的性格。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努力均告失败，但他并没有灰心，反而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应当以妻为师，因为在培养自己的忍耐和克制能力方面，妻子可以对他进行必不可少的严格训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天，珊蒂珀在洗衣服，想让丈夫帮一下忙。苏格拉底正在和朋友讨论问题，谈得津津有味，可能没有听见。她就唠唠叨叨骂起来了，越骂越气，终于怒气冲冲，端起一盆脏水，朝着苏格拉底劈头盖脸地浇了下

来。苏格拉底浑身湿透，就象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看来，一场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不料，苏格拉底并没有报以老拳，可是那个朋友却吓坏了，惊问究竟是怎么回事。苏格拉底哈哈大笑：“没有什么，雷鸣过后，必有大雨嘛，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惧内吧！其实不然。“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的这首诗的确是嘲笑陈季常怕老婆的真实写照，苏格拉底完全不是这样。他随时注意用理智来克制感情，相信能忍才能自安，尽量不让外来的刺激扰乱内心的平静。这样的意识和能力，在他的同胞中是鲜见的。珊蒂珀作为一个女人，要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却没有社会地位，虽然性情有些暴躁，我们对她寄予的同情应当多于责备。她对丈夫是体贴的。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大的叫兰克勒斯，二的叫小苏格拉底，小的叫曼尼雪纳斯。亚里士多德说他们是平庸之辈，都没有什么出息。

（二） 苏格拉底和“智者学派”

幼年时期，苏格拉底曾跟父亲学过手艺，他所创作的一组群雕——“欢乐三女神”曾经被放到雅典的卫城上。他从小就很古怪，说在自己的心里有一种“灵异”。这是一种声音，随时随地在控制着他，它虽然从来不命

令他去做什么，却阻止他去做想要做的事情。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把这个神秘而令人费解的“灵异”理解为“理智之神”。青年时代，他已经熟读了荷马的史诗以及其他著名诗人的作品，尤其喜爱一部名为《古语》的书，并记下其中一些箴言。据说，这部著作出自希腊神话中的诗人、音乐家奥尔菲斯之口。《古语》宣称，身体是灵魂的牢狱，必须把二者分开，灵魂才能得到解放，自由自在地同神住在一起。所以，研究哲学的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要练习死。怎样练习呢？苏格拉底以为，最好的办法是经常呆站着出神；出神的时候，思想集中入定，能够忘记肉体 and 周围的一切。只要达到这种程度，最高的智慧就产生出来了。这样的举动，今天的人不大容易理解，难怪有人说他得了神经病。要是和当时的雅典人相比，出神倒是含有建设性的因素，表明苏格拉底无意执著于金钱和财富，而是在奋力追求着一种理智生活。通过沉思和学习以培养智慧和道德，是他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苏格拉底二十岁的时候，曾经师事著名哲学家阿拿克萨戈拉的弟子阿尔赫拉于斯，学习关于自然的知识。年轻的苏格拉底喜欢思考和探求，想知道一个事物怎样被创造出来，又怎样被毁灭掉；人们所借以思想的元素究竟是血，还是空气或水；地是平的还是圆的；

环绕着地的诸天是不是一个旋涡；地是否被气支持着……，关于这些问题，老师的回答不能使他满意，而他自己又觉得无能为力，因此当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把注意力从天上转到人间，着重探讨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成为一名不取报酬也不设馆的社会道德教师。阿里斯多芬说他开设了一个专门传授诡辩术的“思想所”，那纯粹是属于误解和嘲弄。

伯里克利时代，对部分雅典公民来说是最自由的时期。这时候，苏格拉底和不少男性公民一样，大部分时间是在户外度过的。他喜欢在剧场、市场、体育场以及街头巷尾同各方面的人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诸如战争、政治、友谊、艺术，特别是伦理道德问题。他时而抨击时弊并且发表自己的独特政见，时而又心平气和地同别人进行辩论。因为谈话大多是当众进行的，和他辩论的那些自诩有知识的人往往又被问得目瞪口呆，以致语无伦次，矛盾迭出，不能自圆其说，旁观者自然觉得十分好玩，而那些出了洋相的人不免感到非常恼火。苏格拉底所以要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是故意想要别人出丑，而是怀着强烈的道义感，宣传他的思想，启发和鼓励他的同胞，使他的城邦“臻于至善之境”。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根本没法实现，却得罪了一批人，于是就被划到讨厌的诡辩

学派里边去了。



苏格拉底同别人辩论

所谓诡辩学派(又译为智者学派)是指一批以外邦知识分子为核心的职业教师。他们席不暇暖,周游各地,传授知识,起过积极作用。后来渐渐变得热中于诡辩术和文字游戏,从怀疑传统宗教变得怀疑一切。他们为美德辩护也替罪恶辩护,甚至可以从错误的前提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声称无所不知,以知识的化身自居。苏格拉底对此颇为反感,在辩论时不留情面,往往弄得他们下不了台。“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这句话可能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所以这些人对苏格拉底也不会有多少好感。由此可见,把苏格拉底当做诡辩学派,是不符合事实的。

(三) “神说错了”

苏格拉底相貌奇丑，大嘴厚唇，早早秃顶，扁鼻子，烂眼角，双目暴突如牛眼，走起路来挺着肚子，姿势十分难看。他好象只是把肉体当做一件有用的工具，使它能够去适应各种艰难困苦。他身体结实，能吃苦耐劳，不畏寒热，四季赤足，一年到头披着一件旧斗篷，甚至在冰天雪地的色雷斯作战的时候，也不穿鞋。他安于清贫，不求名利，饮食简单，平时不大饮酒。每逢节日，同朋友聚会时却酒量过人。一次，他和几个人谈论人生哲理，竟作长夜之饮，别人先后醉倒了，只剩下他和另外两个人。黎明时分，那两人已烂醉如泥，他却若无其事地入水洗浴，浴罢走上街头，一如往常。温和的性格，平静的心境，有节制的生活，使他直到晚年都保持着充沛的精力。

苏格拉底虽然从事道德说教，却没有忘记一个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在他快到四十岁的时候，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为了保卫自己的祖国，他曾经三次服军役，同斯巴达作战。在波特伊达伊亚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公元前 430 年?)，阿尔基比阿德斯^① 身负重

^① 阿尔基比阿德斯(约公元前 450—前 404 年)古代雅典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伤，苏格拉底奋力护卫，终于击退敌人，救了朋友的性命。后来，阿尔基比阿德斯因功受奖时说，应当把这个奖牌授给苏格拉底。在这次战斗前后，发生过一次著名的长时间出神。时值夏天（一说冬天），苏格拉底居然独自一人从清晨站到黄昏。一些好奇的人想看看他到底还能站多久，没想到，他又在原地站了一夜。天亮了，他向太阳做过祈祷，才慢慢走开。

大约四十岁的时候（公元前 430 年），苏格拉底已经有了一批崇拜者。一个名叫凯勒丰的青年，把他看成最聪明的人，竟跑到特尔菲太阳神阿波罗神庙去，询问是不是还有比苏格拉底更聪明的人？阿波罗神的女祭司回答说，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了。凯勒丰非常高兴，带着这个神谕回到雅典，苏格拉底因此而成了知名人士。可以设想，如果苏格拉底怀有个人野心，真想反对民主政治，就可以趁此机会干一些坏事。可是当他知道这个神谕之后，却感到不可理解。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没有智慧，但又认为阿波罗不会说谎。怎么办呢？他决定进行调查访问，想找到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以便证明“神说错了”。他首先访问了一位政治家，别人说这位政治家聪明，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经过一番谈话，苏格拉底说他并不聪明，于是这位政治家就恨他了。接着他访问了一些诗人，他从这些人的作品

中选出一些段落，问他们是什么意思，诗人们解释得很糟糕。于是苏格拉底感慨地说：诗人并不是凭智慧去作诗，而是单靠天才和灵感，就象那些占卜吉凶的人，说了许多好听的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后他又去访问工匠，苏格拉底相信他们有实际本领，可是发现他们和那些诗人一样，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什么都懂。这个缺点就把他们的智慧掩盖了。作了这样的调查研究之后，他解释说：那神谕并不是说苏格拉底，而是用我的名字为例说明这样的意思：一个懂得自己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的人，就是最聪明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这是高于别人的地方。人不如我，我不如神，这就是他的结论。

苏格拉底的名声本来就不太好，现在由于他又得罪了一批人而变得更坏了。在人们的眼里，他简直是个祸害。这种危险的敌视情绪通过一部喜剧而充分表现出来。公元前423年，雅典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云》在雅典上演，剧中的苏格拉底被描绘成一个伤风败俗、不敬神王宙斯、专门唆使青年干坏事的无赖。这个喜剧作家让扮演苏格拉底的演员戴着和苏格拉底本人几乎一模一样的面具出场。前来观剧的苏格拉底没有思想准备，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阿里斯托芬和苏格拉底过从甚密，不一定想把朋友置于死地。但他



苏格拉底在战场上救重伤的色诺芬

留恋过去的“黄金时代”，主张复古，对当时十分活跃的智者学派深恶痛绝，就不加区别地把苏格拉底作为他们的代表而无情地进行攻击，以便恢复简单信仰，禁绝思想。对苏格拉底来说，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甚至过了二十四年，在审判苏格拉底的时候，他的政敌还把这部喜剧当做被告的一项重要罪证。

就在这一年（公元前 423 年），四十六岁的苏格拉底参加了狄利厄姆之战。这次战役，雅典失利，官兵们来不及抢救伤员，就急急忙忙逃离战场。色诺芬（约前 444—前 354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军事家和政论家）满身血污，倒在地上，不能动弹，多亏苏格拉底冒险营救，才得幸免一死。

为感谢救命之恩，色诺芬后来写了著名的《苏格拉

底回忆录》。该书包括四卷，写于不同时期。第一卷的前二章是反驳原告的指控，为苏格拉底辩护，人家说苏格拉底不敬神，他说苏格拉底是敬神的。这样的辩护实在是太笨了。从第一卷第三章九节开始，全部是以苏格拉底为中心人物的对话体，涉及他的言行、理想和情操等等。这些记载是否全都属实，我们不能肯定。不过，色诺芬是个军人，不擅文墨，缺乏象柏拉图那样的想象力，虽然旨在替师主辩护，却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情节。

公元前 422 年，苏格拉底是最后一次服军役，参加了阿姆菲波利斯之战。

（四） 坚持正义，谴责暴政

尽管苏格拉底为人正直，战斗勇敢，矢志报国，由于遭受打击，身处逆境而甘愿做一名道德教师，不愿意担任国家公职。他清醒地意识到，在雅典这个虽有民主但无正义可言的社会里，一个诚实地反对一切非法行为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他认为，要想为正义而斗争，~~要想活下去，就只能~~从事私人活动，不能走上公共岗位。所以，他虽然活了七十岁，只是在晚年才参加了两次政治活动。

第一次是抵制对八将军（一说六将军或十将军）的

非法审判。公元前 406 年，雅典在阿尔吉努萨伊群岛附近击败了斯巴达水师，以十五艘战船的轻微代价使敌方损失了七十条战船。不幸的是，战斗刚刚结束，海上起了风暴，把二十五艘雅典三列桨战船和全体船员吞没了。由于风浪太大，打捞尸体和收埋阵亡将士的工作无法进行。尽管如此，雅典仍然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确定无疑的。民主派的将军们怀着胜利的喜悦，凯旋归来。不料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冷酷无情的审判。死难者的家属们责怪他们玩忽职守，没有尽力去完成掩埋死者的神圣任务，要求审判他们。对于这次胜利，贵族派本来就心怀嫉妒，便利用这些家属的情绪，进行煽动。一个名叫加里色纳斯的政客装做十分悲痛的样子，含着挤出来的眼泪，火上加油，尽量夸大将军们的“罪行”，竟提议全部判处死刑。他不容被告辩护，也不让群众冷静考虑，蛮横地要求立即表决；并且违反惯例，不是对每个人的死刑判决单独表决，而是对八个人的判决一次表决。这是极不公正的。可是，群众已经被这伙人煽动起来，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议员也在压力下屈从了。这时，身为五百人会议当值委员会成员的苏格拉底眼见已经很难说服群众，改变局势，便拒不参加表决。于是他立即成了众矢之的。加里色纳斯一伙以及被他们蒙蔽、操纵的群众辱骂他、威胁他，扬言要

逮捕和审判他。苏格拉底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平静而又坚定地回答说：“我早就下了决心，誓为法律和正义而斗争。当你们办事不公正的时候，我不能和你们站在一起，虽然你们是多数。”对手们情知理亏，见他态度坚决，对他也无可奈何。以上就是他反对所谓“公民大会决议”的真相。由此可以看到，如果他真的反对民主政治，那么在这次事件中，就会和贵族派抱成一团，而不会冒这样大的政治风险为八将军鸣不平了。

第二次是反对克利底亚之流的血腥统治。公元前405年9月羊河一战，雅典惨败，一百六十多只战船被俘，三四千官兵被处死，民主派的力量大大削弱。次年，他们已经无力再战，就派使臣塞拉米尼前往斯巴达和斯巴达将领来山德谈判。塞拉米尼在斯巴达待了三个月。在此期间，雅典已经断粮，不少人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接受对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同意拆除长墙和比雷埃夫斯的防御工事，让被驱逐的贵族寡头派返回雅典等。公元前404年4月，来山德的船队驶进比雷埃夫斯，他的部队开始在欢快的乐声中拆除长墙。延续了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的失败告终。

在返回雅典的这批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克利底亚的人（公元前460～前403年）。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

雅典的诗人、演说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个厚颜无耻之徒。他倚仗斯巴达的武力支持，纠合了三十个贵族寡头分子，在制定新法的幌子下，篡夺了国家权力。由于这伙人劣迹昭著，不得人心，被称为“三十暴君”（公元前404～前403年），克利底亚便成了他们的大头目。

他们统治的时间虽不算长，坏事却干了不少。第一，利用自己的心腹拼凑了一个五百人议事会，把过去属于人民的审判权夺了过来。第二，把公民人数减少到四千，其中的一千名骑士是雅典最富的人，他们是克利底亚之流的社会支柱。与此同时，多数人却丧失了公民权，从而也就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设立了相当于警察局的“十一人团”，任命凶残的萨提路斯为首脑。第四，杀人越货，实行强盗式的恐怖统治。在短短的八个月中，就驱逐五千人，杀了一千五百人。

被杀者大体上有这样几类：一是著名民主派人士；二是温和寡头派分子，例如尼西拉托斯（尼西阿斯之子）和塞拉米尼等。他们反对民主政治，也反对克利底亚之流的倒行逆施。塞拉米尼本是三十暴君之一，由于时常发表“有害言论”而遭受忌恨。有一天在五百人议事会上，他又怀着正义感抨击暴君，说雅典的尸体在逐日增加。克利底亚早想把他除掉，于是就把他的名字从公民名单中勾销，并且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宣布

将他处死。萨提路斯当场把他拖下讲台，押出会场。当塞拉米尼喝下毒酒的时候，故意在碗底留下一滴，愤怒地说：“这滴死亡之酒留给克利底亚去喝吧！”三是不能参与政治、但有一定资财的外邦人。例如，替人撰写演说词的吕西阿斯和他的兄弟波利马卡斯合作经营了一间赚钱的制盾作坊，便招来杀身之祸，他们的作坊也被鲸吞；四是真正的坏人，但为数很少；五是富有的公民。在萨拉密斯岛，有一个名叫莱昂的富人，克利底亚贪图他的钱财，决定把他杀掉。于是想让苏格拉底带领一个小分队（四人）把他抓来。那四人遵命而去，苏格拉底却表示不能合作，因为他不愿意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克利底亚见苏格拉底竟敢公然抗命，气得咬牙切齿。但是苏格拉底并不害怕，他和往常一样，大部分时间仍然用来和青年们交往。一天，当他谈到克利底亚的时候，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对青年们说：“一个牛倌，把牲口养得又瘦又弱，却不准别人说他是坏牛倌，真叫人感到奇怪。一个政治家，搞得公民堕落，人数减少，却不以为耻，不以为自己是个很坏的政治家，更使人觉得奇怪！”

克利底亚既专横跋扈，又做贼心虚，立刻把他召去，提醒他要“奉公守法”，不要再和青年人接触了，随

手把一纸命令交给苏格拉底。他仔细看了一遍，发现措词含糊，毫无道理，于是问道：“请规定一个明确的年龄界限，以便让我知道究竟多少岁以下的人算是青年？”

“三十岁以下。今后不准再和这样的人谈话！”

“我明白了。不过，要是我想到店铺去买点东西，也不能向不满三十岁的人问价钱吗？”

“唔，可以！”克利底亚不耐烦地说。

“那么，我还想知道，如果遇到一个青年，向我打听我所知道的事，比如说，克利底亚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能回答吗？”

“……”克利底亚无言以对，气得脸红筋胀，已经十分恼怒了。

面对如此残暴的人，苏格拉底毫不示弱，敢于针锋相对，为什么还能活下去？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在上面曾提到，克利底亚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如果把自己的老师无故杀死，只会更败坏自己已经很坏的名声；第二，苏格拉底没有群众基础，虽然抨击暴政，并不会在政治上对克利底亚之流构成严重威胁；第三，苏格拉底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就是把他杀了，从他身上能榨出几滴油水？第四，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忠实门生，也是克利底亚的亲戚，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他的劝告可能

会对暴君起点作用；第五，“三十暴君”好景不长，很快垮台。不然的话，苏格拉底可能就轮不到民主派去处死了。

苏格拉底坚持正义，反对贵族寡头派的暴政，连自己的性命也差一点送掉。然而，在人吃人的社会里，这样的人终于悲惨地死去了。

二 苏格拉底之死

（一）在法庭上

苏格拉底生得很丑，死得很美。二千多年来，他的死被传为佳话，这绝不是偶然的。

就在“三十暴君”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时候，被迫逃亡在外的民主派分子也在积极准备行动。民主派领袖塔拉绪布罗等，在底比斯同情者的支持下，带领一支只有七十人的小部队进入阿提加，占领菲尔要塞，继而南下，控制了比雷埃夫斯港，这时部队已有一千多人。敌人倾巢来犯，但很快就被击退，七十余人被打死，包括克利底亚在内。

傀儡政权垮台，斯巴达不会甘心，决定立即出兵，再次干涉雅典内政。来山德在厄留息斯集中了一支大军，李比斯指挥四十只战船封锁比雷埃夫斯，切断了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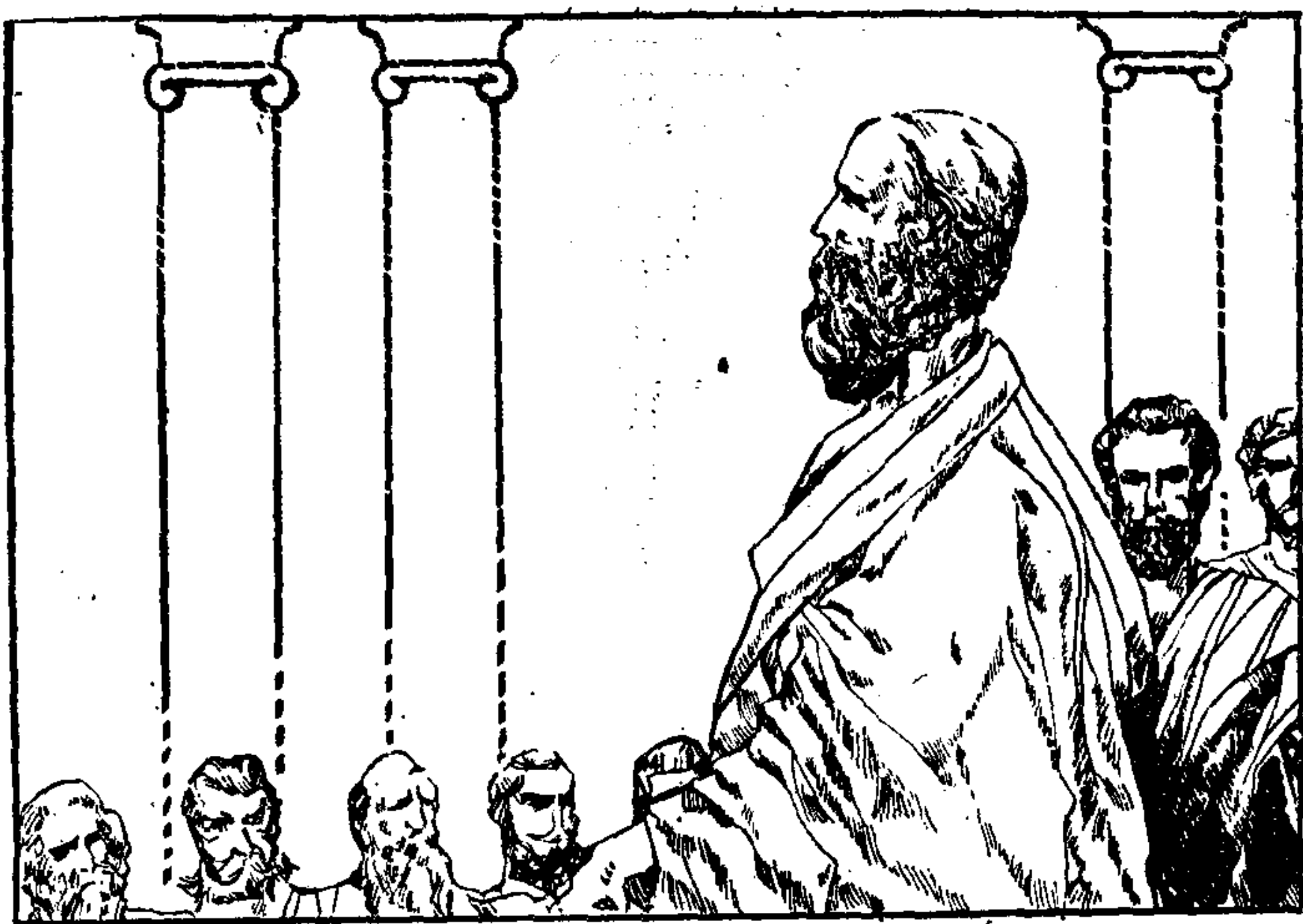
上供应,使之成为一个饥饿之港。坚守在这里的民主派官兵处境险恶,岌岌可危。然而斯巴达的权力之争却使他们转危为安。几年来,来山德野心勃勃,他的权力和影响与日俱增。当局担心此人权力过大,不好控制,就决定把军权交给鲍桑尼亚斯。这个斯巴达王不愿意再打下去,竭力主张雅典二派捐弃旧怨,言归于好。这样,民主派就顺利地回到雅典。这是公元前403年5月的事。

民主派东山再起,重获政权,由于创深痛巨,仇恨未消,克利底亚已被打死,他们就把满腔仇恨发泄在苏格拉底身上。他们认为,克利底亚穷凶极恶,杀人如麻,完全是被苏格拉底教坏的;一年以前的贵族寡头派政变,使民主派死的死,逃的逃,苏格拉底却待在雅典,安然无恙,如果再来一次政变,后果更加不堪设想。公众舆论也要求追究这次政变的原因,并且认定招来麻烦、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就是这个短小结实、整天研究节制和正义问题的小老头。苏格拉底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受审的。

公元前399年的一天,一位并不著名的悲剧作家美利都和另外两个人(安尼都、李康)在规定的地点贴出一张状子,控告苏格拉底犯了大罪,提议判他死刑。主要罪名是两条:第一,他不敬雅典的神而引进新神;

第二，败坏青年。苏格拉底的弟子看到这样的控告之后，有的进行了申辩，但当局还是决定立案审理。

这是五月份一个晴朗的早晨，天刚蒙蒙亮，雅典人就起身了，因为要审理一件重大的案子，不少人想去当陪审员。五百零一人幸运地抽签入选，负责审理苏格拉底案件。因为他被控犯有渎神罪，此案非同一般。开庭了，由抽签法选出的王者执政官主持审判，人数众多的陪审团一一在铺着席子的长凳上就坐，原告和被告坐在和他们对面的地台上。在围栏外边站着很多听众。苏格拉底的弟子和朋友差不多都来了。你看，这边是柏拉图和他的兄弟埃地曼图斯，那边是克里托和他



苏格拉底在法庭上

的儿子克里托布罗斯，还有西米亚斯、塞比斯和英俊的斐多；赫尔莫戈尼斯已经挤到最前边，他想尽量和被告靠近一点。

传令官让大家安静下来，宣布开始献祭和祈祷。接着是一名法庭书吏宣读诉状和申辩词。然后王者执政官请原告代表上台。美利都首先发言，主张重判。苏格拉底有权为自己辩护，但他一言不发。“为什么不说话，苏格拉底？”赫尔莫戈尼斯有点着急了。苏格拉底解释说，第一，我常常思考正确和谬误这样的问题，并且力求在行动中坚持正义，避免谬误。我一生是这样做的，这就是最好的辩护；第二，我已经老了，再活下去，就会耳聋眼瞎，行动迟缓，不如别人。如被非法处死，则杀我之人必将蒙羞后世，我将永远受人怀念；第三，我心中的“灵异”禁止我进行辩护。这就是说，死比活好，这是神的意志。

安尼都见苏格拉底不起来申辩，便走上讲坛。这人属于温和派，是个有钱的皮革商，曾经和塔拉绪布罗等一起，参加过推翻“三十暴君”的斗争，加上能言善辩，所以政治上有一定影响。在克利底亚发动政变之际，他被逐出雅典，财产损失殆尽。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坚持让儿子学习经商，以便将来恢复家产。谁知这个儿子根本不想做商人，却愿意和苏格拉底交往。

苏格拉底见他聪明伶俐，很有头脑，也表示支持他的想法。这么一来，就把他的父亲得罪了。安尼都本来就讨厌苏格拉底，现在，厌恶变成了仇恨，所以他是带着个人恩怨提出控告的。

他首先用威胁的口吻对陪审团说：“如果你们判他无罪，将他开释，苏格拉底一伙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嚣张。这样的判决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接着他开始列举被告的罪状。

第一条、苏格拉底要儿子不敬长辈。他说，如果儿子能让陪审团相信父亲确实已经发狂，法律就应当允许儿子把父亲送进监狱。

第二条、苏格拉底说，朋友之间只有爱慕和尊重之情是不够的，友谊应当促进智力的发展。懂得什么是正直行为并能向别人说明的人，才是唯一值得尊敬的人。言下之意。只有他才是这种唯一值得尊敬的人。

第三条、苏格拉底利用荷马等著名诗人的著名诗句鼓励反民主情绪，败坏青年道德，把他的学生例如克利底亚等人变成罪犯和暴徒，给国家造成极大危害。

第四条、苏格拉底“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且宣传其他的新神”。

第五条、苏格拉底反对现行制度。他说：用抽签法选举公职人员是愚蠢可笑的。

安尼都说完之后,洋洋得意地走下讲台。这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苏格拉底终于开口说话了。他并不想为自己辩护,而是以一个社会道德教师的身份,企图说服陪审团。他的演说既是劝人从善,也是他一生思想和行为的简单总结,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这样三点:

第一、坚持正义,不畏强暴。他说:在“三十暴君”的统治时期,有一天,克利底亚把我召到圆顶厅,命令我们到萨拉密斯岛把莱昂捉来处死。他们常常下达这样的命令,整天忙于设法害人,以诛除异己为乐事。那时,我一点也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我最怕的是去做不正当的事情。他们的权力虽大,但绝不能强迫我去为非作歹。所以,那四个人去了,我却回到家里。如果不是他们很快就被推翻,我可能为了此事会被处死。

第二、劝人从善,培养美德。他说:由于献身于神的缘故,我就一贫如洗了。除对神的服役外,我什么也不做。只是要说服你们,不论老少,都不要老是想着你们的人身和财产,而是要注意灵魂的改善。美德并不是用金钱能买来的,金钱和人的公私方面的好东西却是从美德产生的。这就是我的学说。如果这也算是败坏青年的学说,那我就是一个坏人。雅典人啊,你们可以开释我或者把我处死。但是不论你们怎样做,都要懂得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行为的。即使一死再死,我也

不会改变。

第三、自比牛虻，爱国爱民。他说：我好比是一种牛虻，这个国家好比一头伟大高贵的牲口。就因为它很大，所以动作迟缓，需要刺它几下，才能使它活跃起来。所以我总是跟着你们，鼓励你们，说服你们并且责备你们。你们是不会容易找到另一个象我这样的人的。所以我劝你们不要定我的罪，因为我是神赐给你们的礼物，害怕你们由于把我处死而对神犯罪。

根据法律，被告有权违反原告的建议，提出一种较轻的处罚，例如罚款、禁闭等等。可是苏格拉底理直气壮地认为他的言行绝不属于犯罪，而是有利于社会。如果一定要他提议，他认为应当让他终生在圆顶厅享受免费餐，只有这样，才算公正。陪审团向他建议，既然处在被告地位，就自认一种刑罚吧。没想到，他却开了一个玩笑，只同意交一个明那^①的罚款。这一下把陪审团给激怒了，本来同意无罪释放的八十个人，现在都投票赞成判处死刑了。

（二） 在狱中

在通常的情况下，判决后便立即执行。但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苏格拉底没有被马上处死。原来，每逢

^① 明那，或译米那，古希腊的重量单位。

塔尔格利翁月（相当现在的五月），雅典都要派三列桨的圣船“培拉路斯”载着人员和祭品前往提洛斯岛的阿波罗神庙朝圣，往返时间是三十天，在这个特定时期内，不得处决犯人。苏格拉底被判决之日适逢圣船启航之时，所以多活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克里托等人由于经常探狱，居然买通了看守，制定好越狱计划，打算帮助这个死囚逃到色萨利去。不料苏格拉底坚决拒绝，表示不能从命。因为他宁可服从法律，承受国家给予他的严厉惩罚，而不愿意为了苟全性命而丧失节操。

三十天后，圣船返回。当苏格拉底得知“十一人团”（雅典的狱吏会）决定明晚就要把他处死的消息之后，就打发妻子珊蒂珀带领孩子们离开牢房，与克里托等人侃侃而谈地讲了一番关于灵魂永生的问题。他说：死或者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或者是灵魂离开肉体，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如果一个人死后能见到荷马等人，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放弃呢？在那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就把他处死的。他就是这样坦然地度过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柏拉图在他的《斐多篇》一书中通过斐多和埃希克拉特（苏格拉底的朋友）谈话的形式，记载了苏格拉底临终前的一些轶事，译在下面，以飨读者。

斐多说道：开头，我和另外几个人天天都去探望苏

格拉底，渐渐地就成为一种习惯了，直到他死去的那天为止。我们通常于拂晓的时候就在他曾经受审的那个法庭门口聚齐，因为那个法庭就在监狱附近。监狱的门迟迟不开，我们只好等在外面聊天，直到开门放我们进去。一进大门，我们就奔向苏格拉底的牢房，差不多整天都和他待在一起。一天晚上，当我们离开监狱的时候，听说圣船已经从提洛岛回来了。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在平时碰头的那个地方聚齐了。我们一进大门，经常领我们进去的那个狱卒就迎了出来。他让我们等着，说听到招呼之后才能进去。他说，“十一人团”正在卸除苏格拉底的脚镣，并且命令今晚将他处决。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们走进牢房，见到了刚刚除去脚镣的苏格拉底。珊蒂珀搂着孩子坐在他的身边。她一看到我们，就失声痛哭起来，并且泣不成声地说：“苏格拉底哟，你将永远不能再和你的朋友们在一起谈话了。这是最后一次啦！”苏格拉底瞅了瞅克里托说，“找人把她带回家去吧！”克里托就吩咐几个奴隶把这个嚎啕大哭、捶胸顿足的女人带走了。这时候，克里托问道，“请告诉我，苏格拉底，关于你的孩子们，或者是其他的后事，你还有什么话要告诉我或在座的其他任何一位吗？你知道，我们是乐意为你效劳的。”

“只有……，”他说：“只有我经常对你们说过的那些话，克里托，此外没有别的事了。务请诸位谨持节操。如果诸位不能自制，或者不能象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那么，不论你们现在对我许下多少诺言，你们也拯救不了我的灵魂，对不起我的在天之灵！”“我们将尽力锻炼自己，”克里托说：“可是我们应当为你举行什么样的葬礼呢？”

“什么样的都行，要是你们能够抓牢我，不让我从你们的指头缝里溜掉的话。”然后他就安详地笑起来了。接着他又冲着我们说：“你们看，我好象并不能说服克里托，不能使他相信我仍然是真实的、正在这间牢房里和你们谈话的苏格拉底。他大概以为我是一具很快就会躺在他眼前的死尸，所以才会问起关于我的葬礼的事！我已经详尽地向你们作了十分明白的解释：当我咽下毒酒的时候，我将同你们分手，立即飞往幸福的天堂。大概克里托会认为这只是一些求得自我安慰或者使你们得到宽心的空话吧！亲爱的克里托。你应当振作精神，快活一点，并且还要告诉大家，你们埋葬的不过是我的肉身。既然只是为此区区肉身举行葬礼，那么，你们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

说到这里，他就起身洗浴去了。克里托陪同前往，却让我们原地等候。这时，我们彼此交谈，回味刚才他

所说的话，然后又谈到我们将要受到的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因为当他归天之后，我们就会象是一群失去父亲的孤儿，只能无依无靠地度过惨淡的余生。当他浴毕回来，他的孩子们就被带进来了。总共三个，两个小男孩以及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此外还有他的几个女眷。他在另一间屋子和他（她）们谈话，说明了自己的遗愿。然后就让女人和孩子们离开，又回到我们这边来了。

他在那间屋子里呆了很长时间，所以回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落山了。他进屋以后就坐下来，没有说几句话。顷刻间，狱卒走进来了，带着央求的口吻说道：“当我传令要死囚们举杯饮鸩的时候，他们就恨我，诅咒我。我相信您是不会象他们那样的。要知道，我必须执行上头的命令啊！这里关押过不少的人，可是我一直认为，您是最文雅、最高尚、最优秀的一位。所以我敢断定，你不会迁怒于我，而只会怨恨那班真正负有责任的人。我此时此刻受命前来，要说什么，你心里一定明白。那悲惨的时刻就要到来，但愿尽量少受痛苦。别了，我的朋友！”他转过脸去，泪如泉涌，走出牢房。

“别了，我的朋友！”苏格拉底望着他的背影说道。然后回过头来对我们说，“真是个好人在哪！自从我入狱以后，他天天都来看望，有时候还跟我说上几句话，态

度总是那么亲切。现在他在为我而哭泣了。他是多么善良呵！你过来，我一定要照他的吩咐行事。要是那毒酒已经配好，叫人马上取来，否则就请他快点配好。”

克里托回答说：“可是，苏格拉底。现在太阳还没落山，时辰还没到哇！据我所知，别人即使接到就刑令以后，还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要痛吃酣饮，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还要会见他们想要会见的任何亲友。不要太性急吧，时间还早着呢！”

然而，苏格拉底却坚持说：“是的，克里托。你所说的那些人要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在他们看来。拖延时间好象就会得到某些东西。可是对我来说。这样做就等于犯罪，因为我并不认为迟一点服毒会得到什么好处。相反，那种吝惜性命，死抱住这个世界不肯撒手的行为，在我看来，是应当受到蔑视的。去拿来吧，请尊重我的请求！”

克里托只好向站在一边的小奴隶点头示意。那孩子转身出去，刹那间就把送药的人领进来了，他手里端着一杯配好的毒酒。苏格拉底看了看他，“喂，我的朋友，你是精于此道的人，请告诉我应当怎么做吧！”

“很简单，”他回答说。“喝下去以后，就地走走，等两条腿感到沉重的时候，就躺下来，然后这药自会尽到它的责任的。”说完就将那可怕的死亡之杯递了过来。

苏格拉底态度从容地接在手里，毫无惧色，然后就象一条公牛一样，用他那暴突的眼睛望着这个站在面前的监刑官，“用这杯中的一点酒为神举行灌奠礼，可不可以？”“咳，苏格拉底呵。”他回答说。“这付剂量适中的药是专门为你配制的。”“我明白了。可是我想，为使我能从这个世界平静地到达那幸福的乐土，我应当向神祈祷，就让我从内心深处发出这样的祈祷吧！”苏格拉底说过之后，便沉着镇静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

在此之前，我们大家还能勉强忍住眼泪。现在，目睹这般凄惨的场面，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我泪流满面，只好拉起斗篷蒙住自己的脸。不是为他，而是为自己哭泣，为我失去这样一位诤友而悲伤。克里托在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啜泣了。阿波罗多拉斯一直在抽噎，现在更是放声大哭。除了苏格拉底之外，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心如刀绞，悲痛欲绝。

“怎么可以这样呢，朋友们！”苏格拉底不高兴了。“难道你们没有意识到，只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场面，我才让妇人们离开的吗？常言道，仁人志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务请诸位保持镇静，坚强一点。”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就收住眼泪，静下来了。他在屋里踱了一会儿，觉得两腿发麻，就按照那人的吩咐仰面躺下了。过了一会儿，那人走过来摸摸他，仔细察

看他的腿和脚。然后用劲捶打,问他有什么感觉,回答说没有。不久,他又从腿部向上进行检查,到处敲敲打打,这是告诉我们,苏格拉底的身体已经渐渐地发硬变凉了。他一边摸着他的身体,一边说:“等到毒性到了心脏,他就死了。”

说话间,苏格拉底突然扯下蒙在脸上的斗篷,用微弱的声音说:“克里托,我们向克莱皮乌斯借过一只公鸡,切记要付钱给他,不要忘了!”“我一定照办,苏格拉底,还有别的话要说吗?”

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苏格拉底最后抽动了一下。监刑人走过来揭开盖尸布,毫无表情地说:“死了!”

三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

(一) “知德合一说”

苏格拉底的学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天上和地上的事物,它们的生存和毁灭,都是神特意安排的。因此,研究自然就会冒犯神。既然自然界不能成为哲学的对象,他就集中精力研究伦理道德问题。他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德,它和知识的关系如何,怎样才能获得知识?

在这些问题上，他的看法和智者学派是对立的。普罗塔哥拉是这个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曾提出一个著名口号——人是万物的尺度。就是说，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标准，没有普遍的客观真理。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各个人的感觉和印象就是真理。我认为对的，对我来说就是真理，我想要做的，对我就是道德的。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怀疑一切，是这个学派的基本思想倾向。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知识论上的。他认为，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认识普遍真理，培养道德，引导人们去过道德的生活。正确的行为来自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来自知识，所以正义和美德就是知识，有知识就有幸福，没有知识就不能为善，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

那么，这种知识和美德与智者学派的说法有什么不同呢？他说：知识指的是认识公共福利和普遍的道德规范。而不是指对个别、特殊和偶然事物的了解。例如仁慈、明智、谨慎、正直、勇敢、克制等等都是好的，但不是美德。美德是对所有这些品质的概括和抽象，因此不仅是个别人应当去追求的，也是大家应当追求并且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这就是说，知识涉及一般和典型，而不涉及特殊、个别和偶然。智者学派不了解这一

点,可是苏格拉底在正确地肯定理性认识的同时,又否定感性认识的意义,认为应当依靠内心世界即“灵魂的眼睛”去了解事物,发现真理,而不能依靠人的感官,否则,他的“灵魂会完全变瞎了。”智者学派强调个别而忽视一般,强调感性认识而否定理性认识,从而走上怀疑主义道路;苏格拉底虽然高出他们一筹,但由于否认感性知识而走上另一极端。尽管如此,他把知识和道德结合起来,使二者溶为一体,这种思想是颇有建设性的,是进步的。

但是他在前进的时候,又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他认为,懂得什么是善的人是不会作恶的。这就是说,善是人人都希望的,只是因为愚昧无知,善恶不辨,有人才去干坏事。于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世上没有故意作恶的人。这是一个抹杀阶级存在的错误结论。在他所生活的那种社会里,愚昧无知固然是罪恶的因素,但不是罪恶的根源。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压迫才是产生罪恶的渊藪。这一点,苏格拉底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可是他应当知道,克利底亚是有知识的,懂得什么是善,干的坏事却比别人都多,危害比别人都大。可见,这个结论属于主观想象、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亚里士多德对此就不以为然,说他忽视了“灵魂的不合理的部分。”即感情的作用。这是中肯的批评。

(二) “能者治国论”

美德即知识，有知识的人才能为善。苏格拉底以这种思想为核心，构成了自己的“能者治国论”。他认为，各行各业乃至国家政权应由经过训练，有知识有才干的人来管理，反对以抽签选举法实行民主。他说：领航员、建筑工、吹笛手和其他能工巧匠都是学出来的，不是用抽签法选出来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些人也要用抽签法来选举，那么，这种做法所造成的弊害也远比用抽签法选举领导人所造成的危害要小得多。他公开这样说，而且不时和别人争辩，于是就被视为一个仇恨民主政体的危险分子。其实，反对抽签选举法只能说明他想刷新政治，不能说明他想推翻现行政体；再说，他有自己的想法，并以一定事实为根据，不能认为毫无道理。他认为：

第一、好的统治者或管理者不是那些掌握权柄、仗势欺人的人，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的人，而是那些懂得怎样实行管理的人。一条船，应该交给熟悉航海的人去管理。船主和船上其他的人都服从他；土地所有者懂得农业，运动员知道怎样锻炼；纺羊毛时，妇女应当管理男子，因为她们精于此道，而男子却不会。

第二、军队缺乏纪律和服从，经常干出不正当的

事，这是由于军官的无能。我们的将军大多是临时选出来的，缺乏必需具备的知识和才能，所以就会遇到很多麻烦。如果觉得自己无知，就应该向有识之士求教，可是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

第三、不经过调查研究而侥幸成事，叫做运气好；经过学习和练习而成就某事，谓之行为好。那些最优秀并且蒙神宠爱的人，是能够胜任自己工作的人。例如，精于农耕，就是一个好农夫；精通医术，就是一个好医生；精通政治，就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受人敬重的名人总是出自最有知识的人之中，那些无耻之徒总是来自最无知识的人之中。一个人要想获得名声、受人尊重，就必须充分掌握有关你要做的那件事的知识。

第四、女人持家，男人治国，若没有节制和正义，能管理好吗？所以不论男女老少，只要有节制和正义，就是好的男人、女人、老人和青年了。

这些想法能不能说他反对民主政治呢？显然不能。相反，倒足以证明他是一个爱国者，主张各行各业乃至整个国家都应该让那些有知识和懂得业务的人来管理。甚至妇女可以管理男子！这么一来，就可以补偏救弊，使国家制度得到改善。那么，雅典民主制度的弊病是什么？我们举马拉松战役的例子来说明。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将达提斯率领几十万人在马拉松登

陆，雅典告急。按照惯例，十个将军要轮流担任指挥，每人一天，这种做法确实民主，但是每天换一次司令官，仗究竟怎样打法！幸好亚里斯提德尚能顾全大局，他以缺乏将才为理由，把指挥权让给了别人，其余的将军以他为榜样，也照此办理，才使指挥权得以掌握在熟谙韬略的米太雅德手里，终于以少胜多，化险为夷，取得胜利。此事说明，极端的民主是要不得的；要想保卫祖国，克敌制胜，固然需要依靠人民的支持和士兵的勇敢，但没有精通战术和兵法的军事专家也是不行的。由此可见，早在苏格拉底出生以前二十年，现实生活就已经把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了。他所说的能者并不限于少数特权阶级，而是包括各行各业的人。他的“能者治国论”并没有多少贵族气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要求。

（三）“苏格拉底方法”

上面说到，苏格拉底主张把美德和知识联系在一起。那么知识（智慧）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可教的还是不可教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国有这种看法，雅典人一般也是这么看的。苏格拉底认为，知识和美德是可以通过受教育而得到的，唯一的困难是缺少既懂得美德的概念又能施教于别人的人。他虽然认为

自己没有智慧,不足以施教于他人,却甘愿尽一个社会道德教师应尽的义务,时常和青年保持接触,通过谈话使他们受到教育。

苏格拉底使用的方法是辩证法,本来的意思是谈话或讨论。讨论时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回答问题的人必须简洁干脆,回答所问,不能提出别的问题,不许反对对方的问法;二人可以互相轮换,起先甲问乙答,然后乙问甲答,但须经双方同意。

第一个使用这种方法的希腊人可能是芝诺^①。苏格拉底受过他的影响,同时又发展了辩证法,使它成为一门帮助对方纠正错误观念并产生新思想的艺术。智者认为,人们的观点相互对立,无分好坏,没有一般真理。苏格拉底说这是错误的。思想有差异,这是事实,但是应该异中求同,找出为大家所能遵守的共同原则。他的方法就是要从个别抽象出普遍的东西,包括讥讽、助产术、归纳和定义四个步骤。“讥讽”就是通过不断提问,使对方自相矛盾,承认对此问题一无所知。“助产术”就是帮助对方抛弃谬见,使他找到正确、普遍的东西,即帮助真理出世。他曾经对他的朋友说:我母亲是接生的,我向她学到了接生术,不同的是,母亲是肉身的接生者,我“是智慧的接生者”。“归纳”就是从个别

① 芝诺(约前 490—前 436 年)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事物中找出共性，通过对个别善行的分析比较来寻找一般美德。这是一种阐明伦理概念的方法。“定义”就是把单一的概念归纳到“一般的东西”中去。色诺芬讲过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苏格拉底的方法。一天，苏格拉底和一个名叫攸昔德谟斯的青年讨论正义与非正义问题。他在一根柱子上写上“正义”，在另一根写上“非正义”，然后问道：



苏格拉底同攸昔德谟斯谈话

说谎应当归入哪一类？

攸：归入非正义，这是显而易见的。

苏：欺诈呢？

攸：当然也属非正义。

苏：偷盗呢？

攸：和欺诈一样。

苏：卖人为奴呢？

攸：也是如此。

苏：看来这些行为没有一样能归入“正义”一类了，是不是，攸昔德谟斯？

攸：是的，谁也不会荒唐到那个地步。

苏：那么，如果一个被选为将军的人，带领部队去奴役一个同我们敌对的城市，我们也说他的行为不公正吗？

攸：绝对不能这么说。

苏：我们将会说他的行为是公正的，对不对？

攸：一点不错！

苏：假如他在作战时欺骗了敌人呢？

攸：那也是正义行为。

苏：如果他盗取或抢劫敌人的财物，他的行为不也是正义的吗？

攸：一点也不错。可是我原先以为你问的那些只是对朋友而言的。

苏：那么，刚才我们归入非正义的那些行为，同样也可以算作正义，对不对？

攸：对的。

苏：那么，我想改动一下刚才的分类。就是说，欺骗敌人是正义行为，但这样对待朋友就不是正义的了，可以这样说吗？

攸：当然可以。

苏：那么，在失利的时候，一位将军发觉士气低落，谎称援军就要来到。如果，士气竟被他鼓动起来，我们应当把这种欺骗士兵的行为归入哪一类呢？

攸：应当归入正义一类。

苏：一个小孩生病不肯吃药。父亲说，这是好吃的东西，不是药，骗他吃了下去，病也好了。这种欺骗儿子的行为应当归入哪一类呢？

攸：我想这也是正义行为。

苏：某人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他的朋友出于友谊而偷走了他的剑。这种行为应该归入哪一类呢？

攸：当然也应当归入正义一类。

苏：可是你刚才不是还说应该永远对朋友坦率无欺吗？

攸：实在是我错了。如您允许的话，我愿意把原先说过的话收回。

苏格拉底的方法是用问答求知识的方法。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话把对方已有的知识引导出来。其最大特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

转移。由于缺乏分析的态度,人们往往陷入思想混乱,不能从已知的东西得出正确的结论。攸昔德谟斯就是这样。可是通过对话,他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正义与非正义是具体的,但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可见这种辩证法在培养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概括能力和达到逻辑的一贯性方面是有用的。但是这种方法有很大局限性。因为它只适用于某些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例如伦理道德问题),而不适用于其他未知的东西。

四 苏格拉底的历史地位

(一) 伟大的爱国者

生命是短暂的,也是永恒的。一个人,如果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提出和解决一些时代急需解决的课题,为历史增添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即使肉体消失了,却是虽死犹生,精神长存。

在家庭生活方面,苏格拉底精神表现为平等地对待妻子。伯里克利时代号称黄金时代,但是对于多数雅典妇女来说,却仍然是黑暗时代。她们受着男子的严格约束,不能随便出门,不能参加公民大会,无权担任社会公职,如同家庭奴隶。苏格拉底对待珊蒂珀的

态度，不但使我们看到一种惊人的克制能力，也使我们看到了一种试图改善妇女地位，革新家庭关系的意向。妇女也是人，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他说，“没有和谐一致，一个家庭不会成为幸福家庭。”这样的家庭观，在古代是崭新的，即使在今天，仍然是可取的。

在社会生活方面，苏格拉底精神表现为强烈的爱国主义。

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在一个中央政府管辖之下。每个城市公社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只受它自己法律的支配。由于小国寡民，全体公民就可以齐集在一处，直接制定法律，办理公务，所以没有推选代表的需要，这和今天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是不同的。从法律上说，只要是雅典公民，他就是行政家和立法家。在这种情况下，派别之争随时发生，派别之见达到极点。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派别的利益，没有国家的利益。结果，连派别利益也不见了，只剩下个人利益，以致贪婪、野心、营私舞弊、无限制地追求财富，极端的唯我主义成了当时政治生活的显著特征。一个人，只要受过一点教育，能说会道，能操纵群众的感情，就有希望担任国家官职。

由于实行民主政治，法律掌握在公民手中。雅典的陪审法庭由人数众多的公民组成，可以说是这个小

民族值得引为自豪的一项创造。但在实际上，案件的审理仍然操纵在个别活跃分子手中。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曾经指出：陪审员多的是感情用事，少的是理智判断。在审判过程中，演说家或诉讼双方的发言占了主要地位，证人的供词反而少得可怜，陪审员所能赖以进行理智判断的事实根据实在太少。结果，演说家反而成了法庭的主宰。他们的演说大多是鼓舌如簧的欺骗和离开本题的诌语，充满各色各样的同情、愤恨和偏见。我们看到，安尼都等人在法庭上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苏格拉底虽然生活在这种社会里，却不象一般人那样浑浑噩噩、醉生梦死地了结一生。他为人正直、遵守法律、热爱他的祖国。他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就是要使他的祖国“臻于至善之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是他决心身体力行，促其实现，坚定不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作为一个公民，他是出类拔萃的。他的行动说明，一个人可以不出名，不当官，但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首先应当是爱国的。苏格拉底晚年，眼见政治腐败，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也没有一味地抱怨责怪。他感到愤怒，也感到痛心。他劝告，他谴责，他斗争，目的不是厌弃祖国，摆脱祖国，而是怀着

一颗赤诚的心，要使他的祖国振奋起来。祖国是他伟大的母亲。母亲身体不健康，生病了，并且亏待了他，判他死刑。即使这样，他也宁可死在雅典，即在母亲的怀抱里，而不肯越狱逃跑。这样的人，在雅典恐怕是找不到第二个的。

当然，他所爱的那个国家是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当雅典干涉、欺侮和压迫别国的时候，他也积极支持，这说明他的爱国主义和我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尽管如此，在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里，他的行为却代表着一个道德发展的新水平。最可贵的地方在于，他的祖国不爱他，他爱祖国；他的祖国对他不义，他对祖国有情。这种生活哲学和狭隘自私的利己主义形成鲜明对照，是大部分雅典人所不可理解的。他们虽然比苏格拉底活得保险一些，却没有给历史增添多少光彩。

（二） 勇敢的改革家

作为思想家，他的学说包含杂质，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例如，他强调知识，却把自然界排除在人的认识范围之外；他重视智慧的培养又认为人不如神；他重视理性知识，却忽视感性知识，并且从性善说出发，武断地认为世界上“没有故意作恶的人。”这种道德说教，不但

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是超越人们的经验的。虽然存在这样一些缺陷，但他的知识论（“知德合一”）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他提倡学习知识，认为虔诚、公正、勇敢、自我克制是美德的四种主要形式。他自己这样地实践着，也希望别人能够如此行事，于是就表现出一种企图用社会美德去代替片面的宗教美德的意向，一种意味着在思想领域除旧布新，实行变革的意向。

“能者治国论”是他的知识论的政治表现形式。他对派别斗争感到厌烦，对抽签选举不以为然，希望出现一个安定的环境，团结的局面，为此，他竭力主张选贤任能，让有德性、有才干的人参与国家管理，因为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强盛起来。

在政治生活中，苏格拉底精神表现为舍旧图新，锐意改革。他既想在思想领域实行变革，又想在政治上对社会进行改造；既反对贵族派的血腥统治，又反对民主派的极端措施。这样的人，这样的思想一定会同他的公社及其保守的宗教传统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虽属新与旧、进步与保守之争，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苏格拉底被碰碎了。

当时的雅典人，大部分认为苏格拉底有罪该杀。这些人不一定是民主派，也包括克利底亚之流在内。我们今天研究苏格拉底，就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分

析的态度。民主政治的胜利，使得公民享有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会促进争辩、思考和推理的发展，有利于理智的开发，从而必然会导致少数先进分子向旧的传统提出挑战。苏格拉底就是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斗士。没有民主政治就不会有苏格拉底。另一方面，在民主政治的土壤上，还有一块保守的宗教禁区。这是谁也碰不得的。在这块散发着腐臭气味的圣地上，一切自由、民主统统是不能容许的。所以，与其说苏格拉底是民主政治的敌人，不如说他是民主政治的产儿。苏格拉底之生，是民主政治的光彩；苏格拉底之死，标志着民主政治已经衰落。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和辩证法使他在西方哲学史上获得了重要地位。哲学史家甚至以他为界在欧洲哲学史中划出了一个“前苏格拉底时期。”

苏格拉底是一位著名哲学家。这是哲学的评价。从历史角度看，他不愧为古希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他的设想虽然未能付诸实施，而且纵令付诸实施也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面貌，但是他那朴素的专家治国论却和他那种坚韧不拔孜孜以求的精神一样，在古代奴隶制的丧钟声中，又随着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延续发展了。